

散文組 | 季軍

恐怖樹與黑色孩子 / 鄭樂然



從寡言到爆粗，從英搖到重金屬，從珍奶到伏特加，一個性格極端的孤單鬼。送不是黑色的衣服給我會生氣會哭。

自我的根生長在水泥那天開始，便註定終其一生要缺乏養份地生存下去。一如城市的出現，告訴世界，你已經死了。一切建設只會倒塌，不會生長。

但我又是多麼的喜歡城市孩子這身份。像在大角咀的家，四歲至十六歲的家，過著沒有電腦不能生存的日子，過著沒有地鐵便會迷路的日子，過著沒有電燈的下午像瞎子一樣的日子。在那五金舖雜物店菜市場兒童遊樂場堆起來的灰色城堡裡。

兒童遊樂場。當我路過兒時遊玩的公園，沉澱在腦內的片段已經枯萎，成了頭頂這樹的養份。仿佛冬天微弱的溫暖，仿佛人間微弱的希望，一點綠色在城市的裂縫中生存著，在我們的逆幻覺中，大刺刺的。

. . .

那些樹被我稱為「恐怖樹」，名字的確很不尊重，但「恐怖」也是我表

達最深敬意的方法。第一次去見它們，就被它們的生命力嚇得無地自容。在老舊的磚頭之間，在生鏽的水管上，在倒塌的大門裡，纏著一條又一條張牙舞爪的樹根。眼睛順著樹根的脈絡撫摸，我到底只是個破爛的孩子，想像被它們的大愛擁抱，成為沒甚麼營養的養份。

以這樣的經驗來看，我是喜歡大自然的，我想。

我想。就像下雨天我會伸手拉下從天而降的線，偶爾會在寒風中漫步，又或者自我介紹時，錄音一般的，「我叫阿然，自然的然。」從這些跡象來看是很容易歸納出我是一個喜歡大自然的人。我環看一片綠色，有點心虛。

寒風又吹過。我站起來，撥走黏在背的枯葉和泥土。渴睡的我又睡著了，光合作用的氧氣對我沒甚麼幫助。隨身聽的唱片已重新播到第一首，書只多看了兩頁，而今天的時間用完了。我收拾好，回去上晚市的班。

\* \* \*

十時三十九分。每天趕這一班地鐵到對岸打工。港島對我還是這麼陌生，對住了九龍二十年的我。陌生的不只是叮叮行走的電車，或者富殖民氣息的建築物，與英文常走在中文之先的菜單。當我每天在北角站橙色的管道中，與沒靈魂的蝌蚪爭先湧到對面車廂，我便蛻變成同樣沒靈魂的兩棲生物，在不同的世界裡仍要四處飄盪。

後巷，空調震動，仿似要逼出店舖裡的吵雜。我坐在後門的椅子上，手拿水槍清潔空調隔塵網。水穿過一格格網洞，在地上形成髒黑的湖，映照頭頂寒冷的空氣。

「你不可能改變這個世界；你要改變自己。」

前輩坐在我旁邊吞雲吐霧。我總想去嘗試香煙裡的清新，呼出靈魂帶到天空。陽光照出我手臂上的抓痕，在黑色的制服下更鮮明。我要改變自己嗎？如果我變成賭錢講粗口睇咸報還有市儈功利和拜金，我

想我手上再也不會有壓力而成的痕跡；而我走過的路也再不會有生命的痕跡。

我走到廚房翻熱飯盒。「咦你去哪？不坐下來吃？」「不，我出去吃。」在恐怖樹下吃飯盒或許會被樹怒瞪，但不管了。只有鬼魂的空氣能與我相通。

\* \* \*

我不是每天落場都會找恐怖樹。最常會想到它們，是在我最不想見人的時候。最初也是不想見人才找到那裡。

其實它們就在灣仔紅屋旁。鬧鬼的傳聞和它的歷史價值沒邏輯上的衝突，下面的民居店舖和上面幽靜的樹群也沒邏輯上的衝突。只是，當我往上踏入恐怖樹的界線，我會自欺，我已遠離人的地方。

偶爾有慕（鬼屋之）名而來的人踏進來，也不理自己一身全黑制服和長直黑髮會否嚇壞人，先在心裡動怒。然後便看看右手邊滿牆的樹根

喂，你明白我氣甚麼嗎？

樹根不像枝葉，樹根只會用人類看不見的速度郁動。我明白的，我只因自己獨處的計劃失敗而動怒（由於能力不足的恐懼），而不是想佔恐怖樹為己有。原諒我。

為何我覺得這刻的自己有點風趣？就像我在為死去的陶瓷娃娃啦、被遺棄的食物啦等等而悲傷的時候。

\* \* \*

城市是寵壞孩子的父母。孩子也不用妄想逃離父母的護蔭，去找世間的美。

從家去學琴的地點有十五分鐘路程，一路上遍地紫荊花瓣。和打工地點附近的紫荊差不多，它們燦爛地盛放，向不曾抬頭看一眼的途人搔

首弄姿(我家附近的甚至是向著地盤)。可是毅力改寫不了最終落在路邊任人踐踏的命運。沒法化作春泥，落在柏油路上，死了便是死了。

曾經，我隨手揉捏散落到琴譜上的花瓣，讓紫色的生命在紙上留下痕跡；可惜最終時間催它枯黃，像氧化的血水。

寧願獨自活在半山中，被幽靈傳聞的氣氛包圍，被個沒腦袋的孩子叫恐怖樹，也不稀罕所謂的欣賞。樹有人類感知不到的時間，而不該被困在城市的溫室裡，與脆弱的人類共生共滅。

. . .

走到恐怖樹前的路有個休憩公園，而我今天被一隻流浪貓吸引，坐在路旁。

我不懂貓，只聽聞過貓很高傲，怕水，諸如此類。我打開傘子，為可能是怕水的貓擋擋微雨。牠沿我身旁扭動背骨的弧線，沒多久就爬了上來睡覺。是溫度，我想。我懷裡竟躺著一個生命。而我竟有一絲欣喜。

我好像忘了人和動物也是自然一部分，而自稱喜歡大自然。把希望投放在恐怖樹，是因為它們的永恆，還有那肆無忌憚又冷冰冰的生命力。如果我重新把根向更多的水泥、更多的人群蔓延，恐怖樹會寂寞嗎？還是會鬆一口氣，像人群在我眼前離開一樣呢？

突然那貓一個躍身跳走，頭也不回。原來每天定時來餵食的好心人回來了。好心人向我點頭，我禮貌地回應。

乘著微雨，一陣凜冽的風吹過。我聽見樹聲颯颯，磨擦後方的天空。

## 得獎感言

早陣子藉口回到恐怖樹腳下探望，貓少了幾隻(恐怕是漁記的功績)，連樹那頭也有一邊圍上欄，寫著「危險！請勿入進」，到底有誰進過去遇過甚麼危險呢？連被丟棄的地方也要這麼人工。(你知道，那裡有打死貓的保安，多麼的危險，請勿進入。)

畢竟自己那堆情緒化的文字記下了這部分的畫面了，又照出幾個月前自己是怎麼樣的了，也就滿足了。之後的路，也別嚴肅，不過來討幾個錢幫補學費。在每天為生活生存和生命惆悵的時候，就偶然過過海，看那些貓兒在高級餐廳環繞中餓死了沒有。

## 評審意見

黃子平教授：

「喜歡大自然」而用「恐怖」、「黑色」這樣的語詞寫之，於是展布出別樣的色塊和氣氛，在都市的殘破中倖存的「自然」？或許殘存的「自然」才更值得珍惜和「嚮往」？本篇立意獨樹一格，不同凡響，惟文氣不夠連通流貫。